▲張朵兒為傳承民歌「花兒」做出了積極貢獻

張朵兒新歌獻家鄉青海

【本報訊】記者王海龍西寧報道：中國民歌「花兒」傳承人張朵兒，日前專程從江蘇趕回家鄉青海，獻上新作《大美青海請你來》，表現了她對家鄉的熱愛。

張朵兒是民歌「花兒」的傳承人、國家一級演員、常州市文化人才領軍人物。她曾獲中國金唱片獎等多項大獎，她憑藝術成就入選《中國音樂家大辭典》。歌曲《大美青海請你來》是張朵兒創作的新歌。她將其獻給青海，目的就是爲家鄉文化的發展、繁榮貢獻自己的力量。

張朵兒於二〇〇二年被常州市政府以高級文化人才從青海民族歌舞劇院引進。此前，她已獲得文化部民族聲樂「新人獎」，中國少數民族「孔雀獎」等獎項，曾發行專輯《西部謠》。她離開青海，只是爲更好的傳承民歌「花兒」，力求通過自己的歌聲，宣傳家鄉青海的美。在江蘇的十年間，她以「花兒」爲元素，創作發行了《可可西里・無極生命的旋律》、《花兒本是心上話》等謳歌青海人民艱苦奮鬥、開拓進取的音樂專輯，代表作有《心靈家園》、《青海湖上飄雲彩》等。

十年來，張朵兒在藝術道路上養成了「獨特視角」。她說，任何文化都需要以開放、包容的姿態矗立在世人面前。站在江南看青海民歌發展，看得更透徹，更能吸收優秀地區的音樂文化養分，找準「花兒」發展方向，讓全國乃至全世界的人了解和熱愛「花兒」。

「青海春晚」總導演金強表示，張朵兒始終如一堅守在民族聲樂領域，時刻不忘傳承和挖掘家鄉「花兒」的精髓，爲推動「花兒」發展和宣傳推廣「大美青海」品牌，做出了積極有力的貢獻。金強還說，近年來，張朵兒在中國聲樂舞台上大展風采，在民族唱法、通俗唱法和原生態唱法中遊走自如，始終保持着高原的淳樸、執著和天然之美。

目前，張朵兒正與北京奧運會副總導演陳維亞、中國交響樂團團長關峽、《木蘭詩篇》編劇劉麟聯袂推出花兒歌舞劇《花兒紅・茉莉香》。該劇標題「花兒紅」寓意青藏高原；「茉莉香」則寓意江南地區，整劇寓意東西部文化的發展與繁榮。

青年音樂家合辦多媒體音樂會

「渲染・浮現」探討虛與實

◀李嘉怡（左起）、陳玉彬和陳家曦嘗試以一場多媒體音樂會，探討虛與實的辯證關係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陳玉彬生着兩道濃眉，愛低頭抿嘴笑，有一副寬厚肩膀。這樣壯實有活力的男孩子，卻愛讀亦舒的愛情小品，而且內容越痛越淒美的越好。從演藝學院作曲系畢業後，他一度不知道該往哪裡走，「寫現代作品，別人說不像；寫電影音樂，人家又聽不慣」。

幸好他一直記得導師麥偉鑄的話，遵從心之所想，一路堅持，終於找到自己的風格。「我不敢說自己的音樂有多好，但起碼別人聽過後能知道，這是我寫的。」

他的《紅・白》，就是一齣風格強烈的作品，用一張枱，六位演員和三十分鐘的光影聲效，鋪排出一段「人鬼情未了」的悽楚愛情。一男一女相愛了，後來男人犧牲在戰場，女人放不下也忘不了，一定要與她已不在世的情人結婚。陳玉彬覺得「冥婚」這主題並不恐怖，反而充滿渴盼、等待和悵然惘然的細膩情愫。在這個混合音樂、舞蹈和影像的多媒體作品中，有傳統民俗中紅、白事場景的剪切拼合，亦不乏以調性感強的旋律模擬紅與白兩重色調和氛圍的對撞。

《紅・白》寫悽楚愛情

整個故事的敘事者是男人和女人生下的女孩。扮演女孩的舞者在不同時空間遊走，見到形形色色的人事，從「冥婚」喃吶手和鼓手那裡聽到父母遙遠的、類似傳說的愛情，不禁自問：我想要怎樣的愛情？我能爲愛情做怎樣的努力？結尾，女孩在某個夜晚放飛了一盞孔明燈。在陳玉彬看來，這盞燈，正代表了個體對愛情的企盼。

▲陳玉彬愛讀愛情小說，他的《紅・白》講的正是一段悽楚愛情 Jesse Clockwork攝

《紅・白》中有悽楚有悲卻不乏希望，頗似久陰後陽光掙扎出雲罅，結尾處能聽到能見出積極和向上的力量。不過，同樣鍾意以旋律摹寫愛情的陳家曦，在《春痕》中講的那段綿延十年的往事，卻滿是傷痕，滿是失落、遺憾和物是人非的蒼涼。

徐志摩小說融入音樂

《春痕》以徐志摩的同名短篇小說爲素材，寫的是日本姑娘春痕和留日學生逸之間朦朧的情感糾葛。瑞香花開的春天，逸和春痕相遇，談美談藝術，漸生愛慕；玫瑰色的夏和茉莉香氣的秋，兩人互訴衷腸，小別又相逢，更添多了惆悵的愛意。不料愛在此處煞停，時光流轉至十年後日本街頭，功成名就的逸偶遇春痕，誰知春痕此時已是臃肥的中年婦女，早不見了當年滿面桃花滿目春的模樣。

陳家曦喜歡這故事的原因，一來是徐志摩的文字富意境美，「幾個字已能寫出一幅畫」；二來寫作手法高妙，字句間有頓挫抑揚的詩性美。陳家曦說，正是這流動的、層層鋪展的詩樣文字，予他寫作音樂的靈感。不過，因徐志摩文字的音樂性和畫面感，陳家曦創作《春痕》時有些緊張，「若做不好便成了純粹搬來書中文字，沒有自己的創見」。於是，他作曲時刪減了原作若干細節，轉以器樂、人聲搭配影像，再度豐滿整個故事的意境。

潛藏幻象呈現舞台

兩個大男生借作品聊愛情的苦樂，而瘦瘦的、笑起來眼睛彎彎的李嘉怡卻願意討論些關於哲學有關生存情境的「大」問題。她說現代人太忙太累，置身雜亂紛擾的社會，感官常被過度刺激過度亢奮的聲影遮蔽，錯過了眞實與細處的美。她於是將這重「困境」擺上舞台，以音樂爲載體，將人的聽覺、嗅覺和味覺等拆解並重構，再冠以《Illusion・Imagine》這頗抽象的名字，想講的，正是不顯豁不直白不懂攤開給人看的潛藏幻象。

李嘉怡喜歡日本，Facebook相冊裡有不少她日本旅行的見聞。她喜歡日本作曲家武滿徹和松下功的音樂，說那些旋律中微妙與單純的辯證關係，值得細味。在《Illusion・Imagine》中亦提到諸多辯證，實與虛，眞與假，看與被看。而對於虛實辯證的探討，亦是三人合作「渲染・浮現」音樂會的初衷。「虛實眞假間，究竟有否邊界？邊界又在哪裡？」李嘉怡說：「我們希望觀衆看過後，也能這樣問問自己。」

香港演藝學院「聚『招』青年音樂家第二季」之「渲染・浮現」多媒體音樂會，將於二月十、十一兩日在演藝學院實驗劇場演出。查詢可電二五八四八九五〇。

▲陳家曦與朋友合作的《春痕》改編自徐志摩的同名小說

◀李嘉怡的《Illusion・Imagine》意圖解釋現代人的生存困境

找中醫 笑語風雲 雲家洛

近年看中醫的朋友不在少數，見面時總會交流一下經驗。A君說，無相熟中醫，一次感冒，在中環就近找了一間大藥店，坐堂的中醫開了三劑藥，每劑七百多元。服完，好了嗎？好像還未清。

朋友B君說，她經常感覺疲勞，第一次看中醫，感覺不錯，第二次求診，對方說她體質陰虛，需要較長時間服用中藥藥粉調理，建議服用三個月，藥費盛惠三萬元，她說不如先服一個月再算，付了整整一萬塊錢。藥服完了，感覺如何？差不遠，她不敢再去了。請教一位中醫朋友，她說，一般來說，中醫靠口碑，無法簡單判別優劣。但有一些原則，或可有助大家選擇中醫。第一，不必盡信什麼內地大醫院的主任、院長等名銜，醫生最重要是臨床實踐經驗，多臨床，經驗才能積累，療效才會提高，尤其一些做行政工作的，職銜很動聽，但臨床經驗未必相稱。此外，內地中醫可同時用西藥，不求上進的醫生，中醫造詣可能停滯不前，厲害的中醫，常在民間。

第二，中醫講求辨證準確，藥少力專，若一劑藥超過三十味，一個大藥壺也放不下，很可能不是良醫。

最後，醫生和所有專業一樣，良莠不齊，有人會以賺錢爲目的，不擇手段，例如第二次看診，就告訴你患的是慢性病，要用藥粉或藥丸好好調理，藥費索價兩萬九千七，建議你不必再去。

西人過唐人年 南墻集 阿濃

農曆新年是華人的大日子，西人也有一定的參與。

電視電台上聽到政客們怪腔怪調的說「恭喜發財」。他們還會參加十個八個社團春茗。爲了湊趣他們會穿唐裝，當然有的穿得好看有的難看。看到那些難看的眞爲他們叫屈。因爲他們的唐裝是在唐人街買的，已經加了「騙鬼佬」成分。譬如大紅大綠，顏色惡俗；旗袍的叉開得太高之類。

春節後的第一個星期天（今年是初七），唐人街有新春大遊行，至少有六七十個團體參加。中午十二時啓步，帶頭的是手持大元寶的財神。這幾年扮財神的是我認識的一位粵劇界朋友。三級政府（聯邦、省、市）的官員來了不少，以示友好。同性戀者的「自豪日」大遊行他們一樣參加。但最多西人參加的是武館隊伍，他們穿着表演服裝，舞龍舞獅，敲鑼打鼓，高舉「我武維揚」「威鎮八方」彩旗，充分表現多元文化特色。當然夾道參觀的群衆，西人也約佔三分之一。幾間西人大超市不放過做華人春節生意的機會，一進門已有賀年物品攤位，包括各種賀歲食品、送禮糖果，應有盡有，一片喜氣。大城市有多處年宵市場，跟香港不同的是不但在年前營業，一直到人日還開放的也有。這算是西式唐人春節特色吧。

紐約慶龍年 紐約抒懷 王渝

不時有人微笑着向我和玲玲說：「新年快樂！」我們上了公共汽車，甫坐定，對面的年輕女士，滿臉歡笑地祝賀我們：「龍年快樂！」不爲別的，只因爲我們這兩張東方面孔。

近年來，中國新年在紐約越來越受歡迎。大年夜的上午，帝國大廈舉行點燈儀式，將大廈頂端的景觀燈轉換成紅、黃、紅，慶祝中國新年的來臨。人氣最旺的時報廣場，則豎立起巨幅彩色電子屏幕，亮出喜氣洋洋的「龍年吉祥」。

理查前幾天告訴我，他們幾家都領養了中國女孩的，要共同舉辦中國新年慶祝會，不但給孩子準備壓歲錢，還要包餃子，互相用中文道賀說「恭喜發財」「吉祥如意」「前程似錦」。他們這幾家人，平常周末也聚在一起，孩子學中文，家長除了中文還學中國文化。

中國城更不用說了，舞龍舞獅，鑼鼓喧天，並且特別允許放鞭炮，更加增添了中國春節的氣氛。

我們照例到沛然的弟弟家過大年夜，因爲正逢足球大賽，拿了食物後，男女分成兩組，男的到地下室看球賽，女的在客廳說笑。我不看球賽，只關心結果。地下室傳來紐約巨人隊獲勝的消息，大家歡呼。紐約和三藩市兩位市長君子協定，互相送禮。紐約輸了送「綠洲」貝果（Bagel），三藩市輸了送當地海鮮。

花樣年華 采蘋 舒非

今年過年，什麼花都沒買，只買了兩盆水仙花。從年廿九開到現在，依然美麗，依然芬芳撲鼻。坐在它旁邊，無論是看書看電視，還是寫稿，都特別愜意。

水仙產於閩南，更確切說，它的故鄉是漳州。我母親是漳州人，也許這是我偏愛水仙的原因吧。香花處處。凡是有香味兒的花，皆爲我所喜。但是它們其實各有性格。桂花的香味兒帶着甜蜜，它讓人想起桂花湯圓，想到一家團圓。茉莉花的香味清新，一團和氣。茉莉花的香味，一團和氣。水仙也想到陽光明媚的夏日早晨。水仙花的香氣濃烈，沒有人可以忽視它的存在，她香得霸氣，她香得霸氣，是一個頂天立地女強人。水仙又不同，它是清香雋永，我覺得它香得高貴，有書卷氣。

我年少的時候，每年春節，家裡都發水仙。從臘月就開始浸泡水仙花頭。樣子像洋葱頭的水仙花頭，未長出來時是一團謎，誰也不知道裡頭有多少搶花，每搶花開幾朵，是單瓣花還是複瓣？

盛開的水仙花像個金盞放在玉盤上，又有青翠綠葉相伴，難怪那麼美，國畫常常以它的丰采爲題。寫到這裡，我看到齊白石筆下的水仙，綽約動人。說回年少時的春節，我和鄰居女朋友，當水仙盛開，我們便來比較，看新年誰的運氣好：浸泡的水仙開最多最美的花！多麼懷念那個花一樣的年紀。

愛與公義 生命特寫 葉特生

伸張公義有兩種：一種是惡人卒之被懲治，無辜者證明清白，沉冤得雪；另一種是雖沉冤未雪，大仇未報，但受害者及其家屬已不再計較，願意主動饒恕，消除仇恨，從心裡忘記過去恩怨，十冤九仇一筆勾銷。

如果用法庭用語解釋：前者是法官辯明罪責誰屬，惡人被判刑；後者是受害人不提告，案子撤銷。我們總想看到惡人遭報，認爲大快人心。惡人如果被原諒，沒有當受的報應，即使當事人不計較，但連旁人都覺得心有不甘，很不暢快。

中國人是講求有冤報冤的民族，那是武俠及古典小說的主線。即使生前報不了仇，化作厲鬼，殺他子孫十八代也要去報。如果把「報仇雪恨」這個元素除掉，中國文化藝術馬上成爲蒼白，所有歷史故事馬上變得乏味。

當年日本鬼子欺凌侵略中國十幾年，殺害數以百萬軍民，姦淫擄掠無數，抗戰八年，我們竟能熬得過，皆因大家忍住一口氣，期待有天勝利，在敵人身上報血仇。所謂「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做夢都想不到的是：一旦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政府的最高決策竟然是以德報怨，讓所有日本軍人平安返國，連賠償金都免了。雖然當時政府有治安，及國際觀感上的政治考量，但卻大大傷了國民的心。大多數人還沒學會饒恕，怎能體會政府這個用心；他們一方面慶幸勝利，一方面又因大仇未報而心裡不快。有人說執政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短短四年迅速潰敗，跟老百姓普遍心中有怨氣有關。寬恕是不能用「以德報怨」四個字就強迫全民遵行的。西方的恕道，經過千年以來耶穌捨身流血救贖世人的宗教教育薰陶，仁愛底下也要合乎公義。盲目的愛，只會製造出更多不公不義。

但願中國也將成爲恕道之國，但非先有長期教化不可。

上海小食兩題 東風西風 關平

上海市面上有不少快餐式點心小食店，大字招牌以「老鴨湯」作招牌。有時午餐食圖方便，一碗老鴨粉絲湯，加一客八個小籠湯包，便足夠吃飽。

老鴨粉絲湯味道鮮甜，內容有扁尖、粉絲、鴨肉、鴨腸鴨肫子切碎，還有點鴨血粒，每碗十塊錢不到，認眞價廉物美。直至有一天去光顧某連鎖字號，廚房窗口輪候期間，看見裡面的大師傅烹製老鴨湯，竟然是把用透明膠袋包裝的整隻鴨子從冰箱拿出，解除膠袋包裝後，不等冰塊溶解不洗淨，便原隻鴨子放進大湯鍋。心裡總是有個疙瘩，覺得很不衛生，也太原始，從此不敢再吃，少了一項美食選擇。另一次在南京東路附近，光顧久聞大名的老牌小食連鎖名店，點了一碗上海人人稱道的「大排麵」。上海小店的「排骨麵」是伴我一代成長的美食，中學時香港吃午飯，間中會光顧上海小店來一碗排骨麵，就是一碗湯麵上面放一片炸得香酥的大豬排，很能滿足大塊吃肉的需求。香港現時仍有不少賣上海麵的街邊小店，以鮮炸豬排麵作招徠。大埔街市樓上排檔有家鮮炸豬排，起碼要輪候十五分鐘才能買到。這趟呢，大排麵十分鐘內送到桌上，麵是蘇式細麵，仍有嚼頭，豬排咬下竟然冷凍，不知是何時預製？於是吃完麵條，剩下那塊咬了一口的豬排便匆匆離去。咱們餘下的膽固醇配額有限，無謂浪費。

他人之文 傳媒按摩 黃子程

答應電台朋友每周在他的《晨光第一線》節目中「亮聲」三分鐘，內容是講我欣賞的文章，每星期一早上播出。

欣賞別人的文章，故要讀書，也讀每天最新的雜誌報章。我很奇怪，不讀書不看報的人，他們的思想衝擊從何而得？大塊頭的書是少機會讀了，讀的都是小書。小書，一兩天總能翻讀完畢，然後寫點東西，這習慣，讓我每天的生活有了寄託，我的心靈，也有所依歸，畢竟，這是心靈的溝通，意見的參詳，也是思想的交流。

讀報，相比從前，是少了，從前五天七份報紙，今天只有三份，但這三份，所花的時間也委實不少，更何況，方便教學，二十多年我更有剪報的習慣：絕好文章，剪；絕壞的觀點，也剪。每在適合的課堂上，拿出來以加強授課的正反觀點，經常有意外的驚喜，學生則有意外的收穫，這時間值得花喲。眞得感謝還願意在報上花上心思找資料寫文章、或熱情地將自己的觀感撰成文章的人，好讓我這個飢渴的讀者，得到啓發、可以思考。我自己雖懶於動筆，但披閱他人之作，還是很熱衷和喜悅的。很想將一些讀書和閱報的心得，拿來與友輩交流，然而，人的交流機會眞是愈見罕有了，那只有繼續翻書讀報，默默與不認識的朋友，作單方向的閱讀。今天能在電台說說自己欣賞的文章，也算聊勝於無吧？

內地生的去留 雅俗坊 姍而

香港各高校都有不少內地學生。許多港人以爲他們讀完書後，必留港發展。他們來自不同的家庭，如父母在內地的人脈關係和經濟情況好，其實不少人會選擇離港，回內地工作。

老同學的女兒從遙遠的邊陲城市到香港讀碩士，和三個內地女生合租了馬鞍山一個兩房一廳的單位，每人每月分攤三千多元。同住的女孩子對留港不感興趣，說這裡人多人擠，東西貴，房價更令人咋舌，聲言上午考完試下午就走。家裡一千多呎房子有自己的單間，何必來港從零開始奮鬥？

我這位同學手上有兩套房，經濟在內地應屬中產。獨生女兒才二十出頭，讀書成長都一路順風，是家族中唯一的女孩，被照料得像個小公主。小公主對未來和感情都有着美麗憧憬和好奇，決意留港一闖。

我對她母親說，女兒有志向是好事，不妨讓她留港試一試。但留港發展一路艱辛。一是工作不是想像的那麼高薪厚職。初涉社會的女孩，起薪點絕不會像她們了解到的那麼高（女兒說進入某國際金融機構，第一年年薪是六十多萬）？要對付高房租和高生活指數，還有她成長道上的種種情緒困擾。如留港委屈了小公主，不妨聽我俗套的一句勸告：不如歸去。小公主本已考進了上海某大銀行，但爲了來港讀書放棄了。她在香港，是很難找得到同樣職位的。再說現在各銀行不都正忙着裁員嗎？